

旷野里的“鼠事儿”

□王彦春 王婧华 斯琴塔娜

时针指向中午1时。沙坑内水壶里的水烧得“咕嘟”作响，泡面的香气混着草木的清香漫开。几个男子蹲在沙地上，捧着泡面桶，就着呼啸的风，三口便吞完，没有多余的言语，吃完便随手将空桶收好，身影很快融入苍茫的山野……

草原的风，带着沙砾的粗粝，掠过扎鲁特旗的茫茫旷野，也掠过石匠山下那个远离城镇、荒凉寂静的扎鲁特旗国家级鼠疫监测点。

时针拨到清晨7时，通往草原深处八十多公里的路，是颠簸出来的印记。平整的乡道渐渐隐去，崎岖的山路布满碎石，车轮碾过，颠簸感顺着车身蔓延，五脏六腑都跟着颤，可队员们神色淡然，有人闭目小憩，有人望着窗外掠过的黄鼠身影，眼神瞬间锐利如鹰。

扎鲁特旗属于达乌尔黄鼠鼠疫历史疫源地，达乌尔黄鼠是主要宿主动物。它身形小巧，倏忽闪过草丛，谁也不曾想，这小小生灵身上的跳蚤，便是凶险的传播者，一旦叮咬人类，便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队员陈伟的指尖轻捏鼠夹，蹲在一处鼠洞旁：“鼠夹不能深，那会夹死老鼠；也不能浅，浅了它一挣就跑，白费功夫……”

金属夹与干沙摩擦发出细微的咔嚓声，一个小小的“陷阱”悄然埋下。

屏气、敛声，队员们脚步放得极轻，仿佛怕惊扰了藏在洞里的新生命，更怕稍有不慎被黄鼠咬伤，直面感染的风险。静待两个多小时，四只黄鼠被捕获，队员将一块白棉布铺在地上，俯身用梳子轻柔却熟练地梳理着鼠毛，指尖大小的跳蚤被一一收集，这是监测鼠疫的关键线索。随后，将几只跳蚤和老鼠分别装进瓶子和特制的鼠笼里。等回到监测点，要在晚6点之前将跳蚤和老鼠的检验数据准确上报至自治区及国家疾控部门。

细碎的阳光透过云层，照在队员们的身上。指尖还沾着未干的酒精，4名队员褪去厚重的防护服，额角的汗珠滑落下来，在晒得黝黑的脸上划出浅浅的水痕。他们寻了一处避风的沙坑，脚下的马粪被轻轻踢到一旁，铁铲挖开沙土，简易的灶台很快成型，枯枝在坑里噼啪燃烧，这里就是他们刚刚烧水泡面的“厨房现场”。

这样的日常，有人坚守了一辈子。“这就不错喽。”周春文盘腿坐在山坡上，眼角的皱纹里嵌着草原的风霜，“我们那时候，泡面都是奢望，饿了就嚼几口揣在兜里的干粮，硬邦邦的，就着风咽下去；

渴了就灌一捧山泉水，凉得刺骨。冬天的风像刀子刮在脸上，夜里缩在牧铺牛棚的角落，冻得浑身打颤；夏天的蚊虫密密麻麻，被咬得满身红肿，痒得钻心。”

孙洪革的青丝，早已被岁月染成霜雪。37年的坚守，有扎根岗位的自豪，更有对家人藏在心底的愧疚。“到了监测点，二十多天回不了家，家里的事全靠老婆扛着，孩子的成长，我错过了太多。”那些年，没有电灯，漫漫黑夜他们只能靠着煤油灯的微光工作，摘下口罩，鼻子里全是黑灰；四月末的草原还飘着雪花，过河时不慎滑进冰水里，浑身湿透，也只能咬着牙继续前行。也曾有过退缩的念头，可一想到乡亲们的安危，便又压下所有委屈，一头扎进工作里，一守就是一辈子。

董英杰在监测点空间狭小的检验室里，与病菌无声较量了40年。他见证了监测点从简陋到完善的变迁：“以前的防护只有纱布口罩，孵箱温度要严格控制在25.7℃，全靠煤油灯手动调节，半点不敢疏忽。”小小检验室里，每一次观察、每一次记录，都是一场硬仗，他凭着一份执着，与肉眼看不见的病菌死磕了半生。

陈伟是队伍里的中坚力量，19年里，让他从青涩新人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骨

干。“在大草原里练就了火眼金睛的本事，一眼就能瞧见‘耗子洞’在哪！”他当初羞于说自己的工作，现在已成为心底的热爱。草原的山路坑洼难行，阴雨天更是泥泞湿滑，陷车、爆胎是常事，郊野野外只能顶风冒雨修车，浑身湿透，满身泥泞早已是常态，第二天，依旧会准时踏上进山的路，别人眼里芝麻一样的“鼠事儿”是他们心里天大的事。

穿上厚重的防护服走进实验室，不过几分钟，便已闷热难耐、呼吸困难。但他们常常一干就是几小时，体力透支却不抱怨。

这样的工作单调枯燥，日日循环在2000平方公里的旷野里，与监测点、捕鼠工具、梳子相伴。没有朝九晚五，没有周末假期，手机信号时断时续，对家人的牵挂只能悄悄压在心底，他们不逐繁华，只逐风野，把陪伴给了草原，把坚守给了岗位，把安宁给了人民。

草原的风依旧呼啸，那坚守在风野中的身影，如草原上的星火，虽微，却足以照亮一方安宁。他们把平凡的日子，过成了最动人的坚守，这份不为人知的奉献，值得世间所有的敬意。



山水深处念乡情

□陆继成

五一闲暇，暂卸案牍琐碎，相约亲友结伴自驾，奔赴辽西大地，赴一场山水之约，亦是赴一场久别乡情。同行数位相知挚友，皆是年少一同长大的旧时玩伴，少时相伴嬉闹，情谊根植乡土，纯粹温热，历经岁月沉淀，愈发醇厚绵长。正值盛年，众人皆为生活步履匆匆，平日难得齐聚，此番趁假期脱身世俗烟火，相聚同游，心有归处，便是最好的松弛与欢喜。

行至凤凰山，途中细雨浙浙，山间雾霭缭绕，清风携着凉意浸透周身。雨雾裹挟着山峦，山峦起伏，登山的兴致也添了几分收敛。望着前路迷雾山色，念及同行孩童，众人相视会意，不再执着登顶高峰，浅赏山间烟雨景致，便从容折返。行路如此，人生亦然，不必事事强求圆满，适度取舍，从容而行，何尝不是一种通透？

辞别凤凰山，去往旧友深耕立业之地。友人扎根朝阳，潜心深耕净水实业，一方厂区规整洁净，工序井然，务实笃行，藏着成年人躬身奋斗的坚守与担当。故友相

逢，从无客套寒暄，一桌乡土风味佳肴，满是真心热忱。席间闲话年少旧事，畅谈当下生活，褪去世俗浮华，依旧如故亲近。午后踱步朝阳鸟化石国家地质公园，这里是“第一只鸟起飞、第一朵花绽放”的地方，远古地层里藏着亿万年前生命密码，也是孩童探寻新知的一方天地。奈何阴雨寒凉，户外行程只得随性浅游，小伙伴们对着化石好奇张望，眼里满是对远古世界的向往。

夜色降临，友人盛情设宴，老友围坐闲谈，推心置腹、暖意融融。感念友人创业初心与立身坚守，酒至酣时，我即兴口占一藏头联赠：

上联：福润苍生，上善若水行天下；下联：波光伟业，长河如财入万家。杯前一语寄情，由衷祝愿友人事业蒸蒸日上，亦藏着这份自幼相伴的乡土温情，烟火氤氲的宴席间，尽是岁月安然。

次日，天色放晴，清风朗朗，驱车奔赴北票大黑山。乘索道凌空远眺，层峦叠嶂，

绵延起伏，万千盛景尽收眼底。山间步道脉络清晰，一条石阶直通山巅，一条曲径蜿蜒下山，前路明朗，无需纠结取舍，只管稳步向前、携手并肩。

山之路，上行进取，下行回望，一如漫漫人生。人生征途，有奔赴理想的前行之路，亦有回望来路的自省之途。不必纠结歧路选择，只需同行相伴、彼此守望，便不惧前路风霜，方能行稳致远。一路相互照应、彼此扶持，便是行路最好的底气。

此行最感欣慰的，是年仅5岁的幼子，小小年纪不惧山路崎岖，不畏行程劳累，步履坚定、一往无前，全程独立登顶山峰。小小身影执着前行，尽显少年勃勃，观之内心满是骄傲与动容。登顶远眺，群山逶迤、天地辽阔，旅途倦意尽数消散，满目山河，皆是治愈。

一程辽西之行，有山间遇雨的小小遗憾，有老友相聚的赤诚温情，也有亲子同行的简单快乐。凤凰山的雨中漫步，地质

不期而遇的温暖

□康有生

周一的清晨，塞北小城承德市风还有些料峭，我牵着玉宝的小手，像往常一样走向公交站。这是我送他去学校的常规日子，阳光透过街道旁杨柳树稀疏的枝丫，落在他背着的小书包上，晃得人心里暖洋洋。

公交车缓缓驶进站，走进车厢，对面有两个空位。我和玉宝并肩坐下，他似乎还在回味着早餐那个甜甜圈的滋味，坐在座椅上，小短腿晃悠着，一脸无忧无虑的样子。

车到下一站，车门打开了，上来一位拄着拐杖的老爷爷和背着大包袱手里拎着一兜蔬菜的老婆婆。拄拐杖的老爷爷走上车，见对面有个空位，急着转身要坐下，老婆婆手疾眼快，先把身上的包放在了座位上。老爷爷看了一眼老婆婆，两个人僵持几秒钟，说了一句“不可理喻！”老婆婆瞪他一眼，说：“先来后到！”得意地坐下。车开了，老爷爷吃力地拄着拐杖，无奈地站立在过道上。

车厢瞬间安静了几分。我下意识地看了看四周，那些标明“老弱病残孕”的专座上，坐满了年轻的乘客，大家有的低着头看手机，有的望着窗外，似乎都习惯性地忽略了身边的需要。

玉宝没有说话。只见他小小身子猛地站起来，拉了拉我的衣角，仰着小脸对那位老爷爷说：“老爷爷，您这里坐！”

那一瞬间，周围几道目光投了过来，有赞许，也有一丝意外。老爷爷愣了一下，随即露出了慈祥的笑容，连忙摆手：“不不不，小同学，你坐，我站得住。”

“您坐吧，我快到了。”玉宝一本正经地说，那副小大人的模样，透着一股不容拒绝的认真。

老爷爷拗不过他，只好颤巍巍地坐下，又回过头，执意要玉宝过去挤一挤。玉宝却只是笑着往我身边靠了靠，小声问我：“外公，我们快到学校了吗？”“还没有，再有4站。”我低声回答。

那位老爷爷也许听到了对话，他目不转睛地看着玉宝，投来温暖和赞许的目光。

那一刻，我看着孩子挺拔的小背影，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这不是一次刻意的教导，更像是一种本能的决定。

车轮继续向前。上学的、上班的、去早市买菜的乘客越来越，车厢里十分拥挤，满满当当。一位少年，背着沉重的书包，手里还拎着一个布兜。上车时，不小心刮碰到前面一位老婆婆的脸。那位老婆婆理不饶人地说：“年轻人，你的眼睛长在后脑勺了！眼前这么大的活人你看不到？”那位少年摆了摆了头，连连说：“老婆婆，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刚才上车时有点急，没注意碰到您。”老婆婆仍不让步地说：“你瞎了眼！”正在这时，突然，车身剧烈地晃动了一下！

原来，是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正摸索着横穿马路，公交车司机猛地踩了一下刹车。巨大的惯性让车厢里的人都向前倾去。人群中传来一声惊呼，站在少年不远处的老婆婆，因为背着沉甸甸的大包袱，手里还拎着刚刚从早市上买的蔬菜，重心不稳，眼看就要摔倒。千钧一发之际，刚刚被她责备的少年，猛地挤过去，撑住老婆婆的身体。

那位少年和玉宝年纪相仿，他那沉重的书包让他很吃力，额头上沁出了细密的汗珠。他用瘦弱的肩膀，死死地扛住老婆婆摇晃的身体。老婆婆没有摔倒，可那少年的额头却结结实实地撞在了扶手上。

“咚”的一声，少年的额头瞬间鼓起一个鲜红的“包”。

老婆婆涨红着脸，满是愧疚。连忙扶起那位少年：“对不起，刚才我恶语对你，你不但没有记恨我，还……”接着说，“快让我看看你伤得咋样？我陪你去医院看看吧！”

少年抹了抹额头，用刘海遮掩住鼓起来的包，咧咧嘴露出个大大的笑容，反过来说：“老婆婆，没事的，老奶奶，一点磕碰，不碍事的。只要您没摔倒就好！”

车厢里响起一阵赞许的低语，我也紧紧握住玉宝的手。玉宝睁大眼睛看着那个少年，眼神里充满了敬佩。老奶奶目送着那位少年下车，那瘦小而又高大的背影消失在视线里。

车到了站，我牵着玉宝的手走下车。

“外公，那位哥哥真了不起，额头上撞起红红的大包，还说没事。”玉宝对我又像对自己一样说着。“那位小哥哥，是忍着疼痛说的，这样老婆婆心里会好受些。”我回答道。“外公，我知道了，那位哥哥做得对。”



春在河岸(组诗)

□任慧玲

一
冻土还没完全化开
春已悄悄伏在河岸。步子很轻
只用微弱的气息触碰大地
西辽河依旧保持沉默，不轻易显露内心的松动

二
冰面裂开细小的纹路
水声在深处缓缓挪动
像一段被长久按住的呼吸，等待合适的时机
轻轻舒展

三
风先软下来，掠过枯草与浅滩
与春天一同经过
世间许多事物，都这般悄无声息

四
沙土微微松动
旧草伏在原地，不肯起身
新草藏在暗处，等待一场恰到好处的温润
春风只是缓慢的铺展
不刻意去成全谁

五
阳光斜过来，很浅，很淡
照不暖河水
只是让浮尘
有了短暂的轨迹

六
水色慢慢清亮
带走蒿草与碎屑，也带走一些
不愿被提起的旧事
鸟落在空岸，与枯木对坐
各自安静
像一段沉默的观望

七
云影在河面移动
缓慢，迟疑
像不敢轻易
踏入这片刚醒的土地

八
岸石依旧生冷坚硬
保持着原本的模样，看冰融
看水动，看草生
成为河岸最稳定、最沉默的部分

九
春在河岸
只是一场安静的抵达
所有生长都在隐秘处发生
所有变化都藏在不易被察觉的细节里
河自流淌
岸自沉默



榆钱饭

□焦健

说着叹口气，眼角就湿了，却从不抬手擦，就那样静静望着，把思念咽进肚子里。

1967年的春天，母亲要跟着父亲去内蒙古。临行前，外婆起了个大早，捋下院里的榆钱，做了一锅榆钱饭。那时日子紧巴，榆钱多，玉米面少，饭食寡淡，心里却藏着说不出的滋味。外婆没说一句挽留的话，只是侧过身，装作翻找旧衣物，忍着泪，不想让女儿看出来。母亲转身要走时，回头看见外婆正望着她，眼神里满是不舍。她不敢多停留，低头快步离开。从那以后，故乡就成了回不去的地方，一别三十多年。

之后的三十多年，母亲把对故土、对外婆的想念，都揉进了每天的操劳里。白天天下地挣工分、喂猪、洗衣、张罗一家人的起居，忙得脚不沾地；晚上在灯下缝补衣物，常常望着窗外出神。每到榆钱挂枝的时节，母亲一坐就是半宿，从不对我们说想家。

我14岁那年，父亲走了。家里的顶梁柱断了，所有担子都压在母亲一个人身上。暴雨倾盆的日子，她挑着满满两筐猪

菜，走在泥泞的乡间小路上，扁担压得弯弯的，咯着她单薄的肩膀。雨水顺着额头、脸颊往下淌，打湿衣衫，贴在身上，她咬着牙，一步一步往前挪，从不说苦。

有一天放学，我推开门，屋里空荡荡的，清锅冷灶。我沿村路去找她，问遍了地头干活的乡亲，都说没见着母亲。我一路找到村东的沟子岸边——那里埋着父亲。离坟还远，我就影影绰绰看见一个人跪在坟前，身子弓得像虾。我拼命跑过去，鞋跑掉了也顾不上，光着脚冲进土里。跑到近前，果然是母亲。她跪在潮湿的地上，肩膀一抖一抖的，没有哭出声，我喊了一声“妈”，她慌忙抬起头，用袖子胡乱抹了一把脸，起身拉着我往回走。一路上什么都没带，把我的手攥得生疼。

家里的鸡蛋，她一个也舍不得吃，小心攒在陶罐里，凑够了拿去集市换钱，一分一分都攒着，只为了供弟弟读书。再难，她也没动过回老家的念头。

等到弟弟学业安稳了，那年四月，母亲坐上回家的火车。32年的等待和思念，总算回到了河南老家。见到外婆的那一刻，母亲眼眶红了。可外婆坐在炕沿上，

满脸皱纹，眼神浑浊木然，盯着母亲看了许久，冷冷地说：“你不是我闺女，我不认得你，你是骗子。”

母亲没辩解，默默拿出带回来的布料，连夜给外婆裁了新衣裳。可外婆依旧不理不睬，连看都不看她一眼。傍晚，母亲看见院中的老榆树，还是从前的样子，只是把脚又往前推了推，外婆盯着榆钱饭，愣了许久，小口小口地缓缓吃。那一口榆钱饭外婆嚼了很久，像是咀嚼32年的时光，吃着吃着，眼泪从浑浊的眼睛里掉下来，一颗颗滴在碗沿上。

母亲望着她，声音轻颤，只轻轻唤了一句：“妈。”

风吹过老榆树的枝丫，榆钱轻轻飘落。

